

因为这本书，我结识了它的作者；
因为这本书，很多读者接近了我。；

莫言

内附莫言独家创作谈：《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莫言

张志忠〇著

论

完整评析莫言创作之路的第一本书
茅盾文学奖评委张志忠教授莫言研究专著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莫言 亲笔推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张志忠〇著

莫言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言论 / 张志忠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12

ISBN 978-7-5502-1162-9

I. ①莫… II. ①张… III. ①莫言－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7808号

莫言论

作 者: 张志忠

选题策划: 辛海峰

责任编辑: 李 伟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千字 700毫米×990毫米 1/16 印张: 17.5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162-9

定价: 3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目 录

莫言获奖的意义（增订版代序）（张志忠）	001
《莫言论》序（徐怀中）	006
引言	008
第一章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010	
后来者和幸运儿	011
生活与心灵的印记	012
乡土熏陶和“自修学校”	017
从想象的真实到真实地想象	024
第二章 “带着淡淡的忧愁寻找自己失落的家园”	
沉甸甸的荒凉和孤寂感	032
失乐园——一个永远的神话	034
高密东北乡——莫言艺术世界的建立	037
文化的撞击与融合	039

各人头上一方天	042
第三章 充满生命感觉的世界 048	
生命的一体化和个体化	048
赋予物体一种魔力	053
生理与心理的转换和沟通	057
第四章 生命欲望——一个根本的动机 062	
生命欲望，由生活的乏匮而生	062
不灭的人性畸曲生长	067
生命欲望和人性探索的新角度	073
第五章 生命之光——爱情与死亡 078	
没有爱情世界暗淡无光	079
在“人欲横流”的背后	084
美丽的死亡和艰难的诞生	088
第六章 红高粱——生命的图腾 094	
种的退化之悲哀（一）	095
种的退化之悲哀（二）	098
红高粱精神的复活	103
第七章 悲剧是世界的形式 109	
生命的痛苦与原罪	110
心灵的忏悔录	115
第八章 生命的历史与历史的生命 123	
生命与历史	123
历史的神化与神话	127

有限功利目的和实用理性.....	131
“自由的农民之子”的憧憬.....	135
第九章 感觉—生命—艺术.....	143
感觉的爆炸.....	144
感性——生活和艺术发展的新契机.....	147
生命的文学化和文学的生命化.....	151
第十章 艺术感觉面面观（上）.....	157
作品发生学探踪.....	157
“时间感和空间感改变了”.....	168
第十一章 艺术感觉面面观（下）.....	177
陌生化——感觉的重构.....	177
示范性的文体.....	184
第十二章 叛逆与审丑——《欢乐》《红蝗》论.....	196
生活的叛逆与艺术的叛逆.....	197
现实中的梦魇.....	204
第十三章 阵痛的时代和希望的星光——《天堂蒜薹之歌》论.....	210
选择的两难和两难中的选择.....	211
独特的“农民法庭”.....	213
冉冉升起的星光.....	218
结束语 对中国农民文化的思考.....	222
附录.....	229
感觉莫言.....	229

论莫言的艺术感觉	233
奇情异彩亦风流——莫言的感觉层小说探析	242
莫言的“恐惧”与“再探险”	250
莫言的九十年代进行曲	255
《透明的红萝卜》导读	262
附：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莫言）	271

莫言获奖的意义（增订版代序）

张志忠 2012.10.23

今晚吃饭，是在参加中国唐山国际作家写作营的活动期中。正在进餐，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在说了几句话以后，她突然说出一个特大新闻，她的话音未落，我就大喊一声：“莫言获奖了！莫言获奖了！”正在进餐的朋友们不禁振奋起来，我们纷纷为莫言获奖而干了一杯。

说来正巧。昨天我们在唐山的曹妃甸参观，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七点半。今天却开餐很早，六点就坐在餐桌前了。也是鬼使神差，刚摆上酒杯，我就提议，为预祝莫言获奖喝一杯。同桌饮酒者，既有莫言的最早的研究者李洁非和我，也有在《大家》编辑刊发莫言的《丰乳肥臀》的云南汉子潘灵。在餐桌上，莫言自然是大家谈论的一个焦点话题。然后，快到七点的时候，几个朋友都频频用手机上网，查看最新信息。再一次鬼使神差，我又非常偶然地在第一时间充当了这个信息的发布者。

在我们的圈子里，最早预言莫言会获诺奖的是柳建伟，就是写过《北方城郭》《突出重围》的那一位。为此，时在军艺文学系主持教学的我，还专门请柳建伟就此话题做过一个专题讲座。他举出了几条莫言获奖的理由，我都非常认同，但是，个中情由，还是应该由他自己将其预言率先发布吧。至于我自己，在莫言发表“红高粱”系列小说不久，就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约，写出了研究

莫言的专著《莫言论》，并且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就出版问世，可以说是对莫言进行了同步追踪研究。后来，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创作。前些年在湖南广播电视台大学做了一个讲课录像，人家担心我对一个空荡荡的录像室和一个冷冰冰的摄像镜头，会不会打憷。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说我是第一次在没有学生没有听众的课堂上讲课，我却讲得一气呵成，我实在是对莫言的创作烂熟于心啊。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获奖理由，现在能看到的是记者的报道：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此语固然不错，但是语焉不详。我想，颁奖仪式上应该会有更为详尽的颁奖词。在我看来，莫言的创作，确实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峰。

莫言创作的第一个特色，是他身为农民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精神特征。说起来，作为农业大国，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农业文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农民充当了主力军。从古至今，乡村人口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举足轻重、足以决定中国走向的社会力量。击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拿起武器的中国农民，揭开改革开放大幕的是冒死选择了包产到户的中国农民，创造了经济腾飞奇迹的是那些抛妻别子走进城市忍受最低工资而含辛茹苦地从事工业生产的中国农民。

但是，在中国文学史中，农民却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得到什么表现。《水浒传》被解读为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但是，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真正出身农民的却微乎其微，不过是打鱼的阮氏三雄、种菜的张青罢了。晁盖、宋江、卢俊义、林冲，都和农民沾不上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学”，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占据重要的位置，名作迭出，大家纷起，就是其标志性的特征之一。而每一位大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文学视角。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立场和鲁镇——未庄风光的精彩描绘开启先河；蒋光慈作为革命作家瞩望着革命风暴席卷的“咆哮的土地”；沈从文在喧嚣嘈杂、人欲横流的都市怀念清纯的湘西世界；赵树理以乡村工作干部的目光发现和报道着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陈忠实的《白鹿原》则以雄浑的笔力考察儒家文化的乡村形态……

莫言呢，在乡村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以切身的乡村体验、丰盈的生命感觉和内在的农民本位的立场，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篇章。如莫言自述所言，“我的祖辈都在农村休养生息，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农村差不多生活

了二十年，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地瓜味。这段难忘的农村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那里的泥土气息……我本质上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见《文学视野之外的莫言》，《广州日报》2002年09月15日）从其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到其饱受争议的《丰乳肥臀》，到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乡土气息和农民本位，一直是贯穿其三十余年创作的一根主线。他写乡村生活的苦难与神奇，写乡村生活的贫困与饥饿，更从中写出中国农民在沉重悲凉中迸发出的蓬勃坚韧的生命力、创造力，塑造了余占鳌、戴凤莲、黑孩、上官氏、西门闹等率情任性、卓尔不群的农民形象。请注意，我这里强调的是后者。如莫言所言：“我觉得写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还像刚粉碎‘四人帮’那样写得泪迹斑斑，甚至血泪斑斑，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间的农村，尽管生活很贫穷落后，但生活中还是有欢乐，一点欢乐也没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当然，这种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出来。把那段生活写得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稍微有点感伤气息也就够了。”（《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

莫言创作的第二个特色，是以一种独具的生命感觉和神奇想象将心灵的触角投向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获得超常的神奇感觉能力，以触觉、听觉、视觉、嗅觉、幻觉的体察入微和奇特显现，更新了我们对似乎已经熟视无睹的世界的体验，创造出全新的意象、画面和审美情境。法国学者丹纳在《论艺术》中阐述作家的感受能力说：“一个生而有才的人的感受力，至少是某一类的感受力，必然迅速而又细致……这个鲜明的个人所独有的感受不是静止的，影响所及，全部思想和机能都受到震动。”莫言的独特性在于，他的艺术感觉是以生命意识、生命本体为内核的，生命的充分开放性和巨大的容受性，表现为感觉的充分开放性和感觉的巨大容受性。开放的感觉，没有经过理性的剪裁、删削和规范，而是以其每一束神经末梢、每一个张大的毛孔面向外界的，这样的感觉活动，带着它的原始和粗糙，带着它的鲜味与腐味，泥沙俱下、不辨泾渭，具有朴素、自然、纷至沓来和极大的随意性。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在感觉中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生命的骚动的世界，这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世界，是一个农业民族在几千年的生存和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属于人的世界。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是创造活的机体，都是自然生命的诞生、成长、繁盛、

枯朽的运动。万物皆有生有灭，有兴有衰，都以自己的生命活动同他人的生命活动一起参加世界运行，既作为人们生存需要的物质环境，又作为人们的劳动对象，在几千年间与人们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且，作为农业劳动对象的自然物，不仅是有生命的，还是有情感有灵魂的。丰收的粮食，好像在酬答人们辛勤的汗水；驯化的禽畜，似乎能理解人们美好的心愿；在人类自己的创造面前，人们惊呆了，仿佛冥冥之中有一个赋万物以生命的神灵主宰着人和自然的命运。这也是我所说的莫言的农民本位的重要方面——他不但在情感和思想上代表了农民，他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也是地道的农民式的。这表现在若干方面。例如，他的修辞方式，总是在人—植物—动物之间进行换喻。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一段经典描写：“黑孩的眼睛原本大而亮，这时更变得如同电光源。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钻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钻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 是金色……”萝卜像阳梨，像麦芒，像人的眼睫毛，而且充满了动态的生命。例如，《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在遭受不公正的处决死后，投入六道轮回，变猪，变牛，都是乡村中常见的家畜。而《红高粱》中，红高粱成为狂放不羁、尽情尽兴的余占鳌和戴凤莲的生命象征。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卡西尔在论述生命一体化的观念时说道：“在科学思维中，生命被划分为各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彼此是清楚地相区别的，植物、动物、人之间的界限，种、科、属之间的区别，都是十分重要不能消除的。但在神话思维中，人们对此却置之不顾，他们的生命观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生命没有被划分为类和亚类；它被看成是一个不中断的连续整体，容不得任何泾渭分明的区别……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卡西尔《人论》）这和莫言表现出的农民式的感觉世界的方式非常吻合。

还有，莫言的创作，一直是在不倦的艺术性的探索中进行的，而且卓有成效。如果说，在《红高粱》的时期，莫言明显地得益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启迪，不久之后，他就意识到要“逃离这两座高炉”，要创造具有充分的本土性的文学作品。莫言的小说，是接地气的，他所在的胶东半岛，是古齐文化的蕴藉之所在，神奇、浪漫，富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远绍司马迁，紧接蒲松龄。越到

后来，他对艺术民族化的自觉和探索的力度越发强烈。他的重要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有鲜明的创新性。《檀香刑》将地方戏曲的“十字句”唱词结构融入作品的语言构造，而且将作品分为“凤头”、“猪肚”、“豹尾”的三段式，其胆魄可嘉。《生死疲劳》采用了古典小说的章回体，语言上是文白杂糅。《蛙》的结构方式是多文体并置，既有书信体，也有剧本式，在艺术的表现力上，作出了很大的拓展。

还要啰唆几句的是，莫言获奖，不但是对作家的辛勤耕耘和艺术才华的肯定，也是对新时期文学的高度褒奖。莫言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是一个灿烂的星群，如老一代的王蒙、张洁，“50后”的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阎连科、张承志、韩少功、张炜，“60后”的余华、苏童、毕飞宇等。近年来，屡有中外学人出面贬斥中国当代文学，对其表示极大的不屑，这伤害了我们的情感，也给文坛带来困惑。究其实质，大多是以他们所理解的西方的文学标准衡量中国文学所致。其实，在普世的价值与民族的禀赋的融汇上，需要把握恰切的尺度。排斥外来的东西，曾经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造成过严重的损害，而忘却民族本性，也是要不得的大忌。

《莫言论》序

徐怀中

据我所知，这是国内第一本比较全面地对莫言创作进行研究的专著，仅就这一点而言，它的出版就是一件不可不加以特别注意的事情。

莫言在他跨入“而立”之年的这段时间，中国文坛，尤其是小说创作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莫言正是在文学潮头的喧哗与骚动中，驾起他的帆船驶出了港湾。无论是过分的赞誉，还是无情的讨伐，他似乎并不放在心上，只管写他的，直到吐了血。我不知道他已经写了多少万字，如果要把他近两年来所发表的作品全都读过，已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了。

我曾经讲过一点意见，认为中国的战争文学有赖于两个轮子一起转动才能向前推进，一个轮子是有丰富战争经历的老作家，另一个轮子是没有过战争经历的中青年作家。战争文学要掀起新的浪潮，要有重大收获，在很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中青年作家。说不曾经历过真枪实弹的战争便写不了战争，至少是不完全的，不确切的。我的这种看法，在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问世以后，就更加确信无疑了。莫言一定会感到遗憾，他没有机会经受过血与火的考验，但他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战争领域，他的小说把战争生活奇想化了，许多奇想构成了一种战争生活的诗意。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对于军事题材创作所带来的新鲜气息，怕要过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才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山东高密县的那一片充满

了神秘意味的高粱地，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研究并亟待研究的东西。

现在果然就有了张志忠的这本《莫言论》。如果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为起点，莫言的作品引起普遍的注意，不过是三四年的事，这样短短几年，为研究他而撰写的第一本研究专著已经出来了。当我们惊异莫言文学脚步如此快捷的时候，不能不感谢张志忠同志，他的跟踪研究竟也是如此快捷。张志忠的视角十分开阔，他没有仅仅拘泥于军事文学的格局，而是把莫言置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乃至整个当代大文化背景下来进行动态考察，从而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莫言创作观。而支持他整个莫言创作评判的，我认为主要是两点，一是历史感，二是当代性。历史感主要表现为他以莫言为观照点，辐射到整个中国农民文化传统结构，并由此透视出莫言创作的优长及其局限性，特别是他对中国农民文化带给莫言创作的消极因素的分析，可谓见人所未见，尽管这一点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认同的；当代性则主要表现为他汲取西方现当代文艺学科的最新成果，从感觉→生命→艺术的转换过程中来把握莫言小说的基本特色，而恰恰就是在张扬生命个性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当代意识对创作者和研究者的双重意义。这本专著的深度，充分表明了作者扎实的理论修养和严格的批评训练的功力，我们的军事文学需要更多具有这两方面优势的评论工作者。因此，我还特别希望志忠同志在军事文学批评尤其是理论建设方面，投注更多的精力与思考，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引言

一个年轻的声音，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以透明的“红萝卜”、璀璨的“球状闪电”、浩浩荡荡的“秋水”、洗成血海的“红高粱”，异军突起，渐成气候，营造出了迫人瞩目的高密东北乡的艺术世界。

这就是莫言。

莫言自撰的简历这样写道：莫言，原名管谟业，1956年生于山东高密东北乡一个荒凉村庄中的四壁黑亮的草屋里铺了干燥沙土的土炕上，落土时哭声喑哑，两岁不会说话，三岁方能行走，四五岁饭量颇大，常与姐姐争食红薯。六岁入学读书，曾因骂老师是“奴隶主”受过警告处分。“文化大革命”起，辍学回乡，以放牛割草为业。十八岁时走后门入县棉油厂做临时工，每日得洋一元三角五分。1976年8月终于当上解放军，在渤海边站岗四年。1979年秋，调至“总参”某训练大队，先任保密员，后任政治教员。1982年侥幸提干，至“总参”某部任宣传干事，1984年秋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1年开始写作。^①

这样平凡无奇的经历，这样一个先躬耕陇亩后厕身行伍的普通的农村青年，却以一批“爆炸”性作品震动文坛，令人们惊奇、赞叹。这样的现象后面

^① 见《透明的红萝卜》，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潜藏着什么呢？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人生经历、他的创作甘苦、他的独创性风格，向人们说明着什么呢？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他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他与中外文学，有哪些深刻的联系呢？问题也可以这样提，在莫言这样一个特定的作家身上，反映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哪些重要特点？他给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

带着诸多疑问，我们走向莫言。

第一章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因天之时。

就地之势。

依人之利。

《将苑》

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谈到文艺发展的必要条件时，提出了著名的时代、环境、种族三要素说，并且进一步指出时代要素中的“客观形势与精神状态”，认为：“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①尽管丹纳的理论有着机械论和实证论的暗影，但仍不失为我们研究作家与时代之关系的一把钥匙。当莫言蜚声文坛之时，他处于什么样的“客观情势”之下，又有着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如果说，莫言自1985年初发表《透明的红萝卜》以来，新作迭出，进入了一种文思泉涌的状态，那么，他的创作源泉又来自何方呢？

^①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